

相 声

一支香烟

陈 志 鹏 著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〔相 声〕

一 支 香 烟

陈 志 鹏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相 声
一 支 香 烟

陈 志 鹏 著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延出028号

新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耗1/32 印张：1 6/16 字量

1958年5月第1版

195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-15

统一书号：10077·782

定价(6) 0.13元

作 者 的 話

一个初学寫作的人，有机会讓自己的習作出版，真不知道該說些什么好，就把所想的寫在下面，算作“作者的話”吧！

解放后，我在党的培养下，文化提高了，又在工人文化宮这样好的环境中學習寫作。我时常在心里对自己說：“陈志鵬啊陈志鵬！假使你有一点点微小成績的話，也別忘記是党和人民一筆一划培养出來的結果。”

想到党对我的教導，我感到慚愧！辜負了党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培养。一年多來，我虽然寫了九篇相声，但作品粗糙，質量不高。丟开別的不談，收集在小冊子里的几篇，也不好，从思想性看，深度不够；从藝術技巧上來看，格調不高，表現手法陈旧。我期待着各方面对我的批評和幫助，我有信心从中吸取教訓，提高政治水平和寫作修养，使得今后能够为人民創作出好作品來。

这本小冊子里几篇相声，我的寫作动机是这样的：

“一支香烟”是諷刺一个沉緬在賭博中不知自拔的人。我在解放前上过賭博的当，現在看到还有个別工人弟兄迷恋賭博，既痛心，又憤恨！

“幻想曲”是諷刺一种不安心工作，好高騖远的人。

向犯有这类毛病的同志（也包括我自己）大吼一声！出一身汗，頭腦清醒一下，及早回头改正，这是我寫以上兩篇相声

的动机。

“上海好”是一篇歌颂新事物的相声。回忆旧上海的黑暗、腐败，歌颂新上海的巨大改变和今后光辉的远景。可惜的是题目出得很好，实际上还写得很浮面，很零碎。

我一直想以相声这一辛辣的武器，讽刺敌人。可是搜集了一些素材，无法表现。偶然看到报上登载美国有小狗莱伊卡开追悼会这件事，既好笑，又好气。于是写了“文明世界”。

我十分喜爱相声。因为它是一种讽刺文学，短小精悍，语言幽默生动，为群众所喜闻乐见。运用相声这一文艺武器，可以无情的揭露和打击敌人，可以狠狠地揭露资产阶级的丑恶面貌，也可以嘲笑遗留在人们中的一些腐朽思想和落后行为。当然，相声也可以用幽默生动的语言来创造正面人物和歌颂新的事物。

我喜爱这一轻武器，但十分警惕，小心翼翼地掌握着。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，使用不当，就可能是非不分，指错了矛头。所以，我写完一个作品，常常多看多想：作品中嘲笑的是谁？谁读了会笑？是敌人还是人民？以及什么样的笑？等等。

最后，希望大家多多帮助、指正。

新华印刷厂 陈志鹏

目 次

上海好.....	1
“文明世界”.....	11
一支香烟.....	18
幻想曲.....	30

上 海 好

甲：相声这門藝術，講究說、學、逗、唱。

乙：对。

甲：要說得好，學得象，逗得乐，唱得絕，就得下功夫，深入群众，刻苦鑽研。

乙：不錯。

甲：要不然你上台胡說八道，观众非把你哄下來不可。

乙：这么說，做个相声演員还真不容易。

甲：不容易，不容易！对社会上一人一物，一举一动，一草一木，都得琢磨研究；昨天我就化了一整天時間，跑了不少地方，才把今天要說的詞兒想好啦。

乙：昨天你上那兒啦？

甲：到了漢口。

乙：那么远啊！

甲：穿过漢口，在重慶吃的早飯，拐弯到了福州，路过山东，順便到了南京，中午在北京面攤兒上吃水餃，吃完了，抹抹嘴，溜達溜達，一看已經到了四川。

乙：啊？

甲：跑累了我才坐車，經過西藏，从西康直到澳門，下午六點才到家。

乙：你家在那兒？

甲：天津。

乙：你有病了吧？

甲：我那兒有病？

乙：沒病？你怎么胡說八道啊？上午在重慶吃早飯，中午在北京吃水餃，家在天津，今天又在上海說相聲，你瘋了吧？

甲：我沒瘋，就是說漏了一個字。

乙：漏了一個字？

甲：路。

乙：路？

甲：噫。我在重慶路吃早飯，北京路吃水餃，家在天津路。

乙：唷！這麼說，你幸虧住在天津路，要是住在盆湯路呢？“同志！你家住那兒？”

甲：盆湯。

乙：你家幾個人？

甲：八個。

乙：八個人住盆湯里受得了嗎？

甲：去！

乙：這是笑話。說真的，你跑那麼多地方，幹什麼呀？

甲：逛馬路。

乙：逛馬路？

甲：噫。逛馬路是我的愛好，看看馬路，看看商店，看看交通車輛，看看行人，總而言之，看看上海的一切。

乙：就這麼看看嗎？

甲：就這麼看看。

乙：咳！無聊啊無聊！可惜啊可惜！遺憾啊遺憾！

甲：你說誰無聊啊無聊？

乙：你呀！

甲：你替誰可惜？跟誰遺憾哪？

乙：我為你可惜，跟你遺憾哪！

甲：這話怎麼說？

乙：古人說得好：一寸光陰一寸金，寸金難買寸光陰，想不到你竟把寶貴的时光去游蕩馬路。無聊啊無聊！看你長得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材，那知道是綉花枕头一包草。可惜啊可惜！跟你交朋友，真是遺憾哪遺憾！

甲：听你这么說，我逛馬路不好？

乙：不好。馬路就是馬路，有什麼可逛的？人嘛！就是兩個眼睛一張嘴，有什麼可看的？交通車輛，你又不是沒見過；豈不是無聊之至嗎？

甲：喔！听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。

乙：好說，好說！

甲：真是金玉良言，使我如夢初醒，頓開茅塞。

乙：那里，那里！

甲：到今天我才知道你真是一個……

乙：別夸獎，別夸獎！

甲：草包！

乙：啊？

甲：你見過馬路沒有？

乙：我連馬路還沒見過嗎？

甲：你看出什麼問題沒有哇？

乙：逛馬路還看什麼問題啊？

甲：啊哈！你真是麻木不仁，認識不清，覺悟不高，是非不分。不折不扣是個大草包。

乙：你別罵人啊！

甲：不是罵你，跟你講理。難道你沒看出上海的巨大變化？

乙：什么变化？

甲：从有到无，从无到有，从多到少，从少到多。

乙：嘿呀！从这话就看出你没学问。

甲：怎么？

乙：话说多矛盾啦！怎么从少到多，又是从多到少，既然是从有到无，怎么又来个从无到有啊？

甲：你听我说嘛！想当初……

乙：干嘛想当初？

甲：解放以前嘛！想当初，高楼大厦里有的是官僚买办，黄浦江上有的是美国军舰，証券大楼里有的是投机倒把、黄金买卖，市场上有的是美国剩余物资，破破烂烂。咚咚咚，解放炮声响。扑通通！嘩啦啦！

乙：这是什么响？

甲：帝国主义反动派吓得屁滚尿流，一个个跳入大海逃到台湾，现在你能给我找只美国军舰来吗？

乙：这……我上那儿去找啊？

甲：这不是从有到无吗？

乙：不错。

甲：是我有学问还是你有学问？

乙：是……是你有学问。我又问啦：这从无到有又是怎么回事呀？

甲：你听我说嘛！想当初……

乙：又想起当初来了！

甲：想当初，坐的汽车是福特、道奇，满街都是美国小吉普，汽车的轮胎都是英国邓禄普，纱厂的棉花、机器零件都要依靠进口货。

如今你看看：马路上出现了中国自己造的解放牌卡车、三

輪運貨車、吉普車。黃浦江上有我們自己造的大輪船，成套紡織機織出的花布，呢子超過進口貨，一萬五千瓩的汽輪機也試制成功。這還不算，還有愛克司光、鋼性玻璃、低壓鍋爐、煉鋼技術、柴油機、電容器、顯微鏡、華達呢都達到了國際水平，就說過去我們所沒有的床吧！新產品也一天天增多……。

乙：你等等！你前邊說得很對，後邊一句話可胡說啦！你說我們過去沒有床，沒床你睡那兒啊？

甲：你說有？

乙：那一家沒有床？

甲：我是指外圓磨床、內圓磨床、精密磨床。

乙：你……你原來說的是做機器的磨床啊？

甲：上面所說不是從無到有嗎？再說勞動人民生活提高，文化娛樂又多又好，如今我們已經掌握了三宮六院。

乙：你等等說，什麼咱們勞動人民掌握了三宮六院，咱們成了皇上啦？

甲：你不信，听我說：文化宮、青年宮、少年宮，這不是三宮！京劇院、越劇院、歌劇院、音樂院、戲劇院、人民藝術劇院，這不是六院！這還不算……。

乙：還不算？

甲：勞動人民還有三台、四場、七池、十一團，一百零八個院。

乙：那三台？

甲：共舞台、天蟾舞台、人民大舞台。

乙：那四場？

甲：大新游樂場、先施游樂場、人民游樂場，文化廣場。

乙：那七個池？

甲：新成、虹口、黃浦、斜橋、常熟、邯鄲路、人民公園七個游泳

池。

乙：再說那十一团？

甲：雜技团、滬剧团、淮剧团、評彈团、民族乐团、合唱团、交响乐团、歌舞团、銅管乐团、京剧团，还有演給孩子看的兒童剧团。

乙：那一百零八个院？

甲：大光明、新華、美琪、滬光……。

乙：得啦，得啦！等你背完了，观众也就睡着了。

甲：想当初，有錢的人灯紅酒綠，紙醉金迷，山珍海味，花天酒地。沒錢的冰天雪地，餓着肚皮，沒吃沒穿，冻死在馬路邊。如今哪！有吃有穿，生活安定，生老病死，劳保福利。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时期，能有这些嗎？

乙：当然沒有。

甲：这不是从无到有嗎？

乙：对。

甲：是誰沒有学問哪？

乙：又來了！是……是我沒学問。

甲：看看新社会，想想旧社会，这都是共产党毛主席的領導，才有今天这么好。你还說这是无聊啊无聊？是我无聊还是你草包？

乙：是……算我草包！我那想到逛馬路会有这么多学問哪！

甲：学問！学問多着呐！想当初……

乙：又想起当初的什么呀？

甲：想起解放以前那个多呀！

乙：什么多呀？多什么呀？

甲：你随便說什么，都会碰上这个多。不信的話，咱們來試試。

乙：好。我也逛馬路。

甲：交通事故多，一不留神，美國吉普把你压死。

乙：我走便道。

甲：它跟上便道。

乙：那……

甲：何況便道上妓女多，一不小心把你拖。

乙：我在半夜沒人的時候逛馬路。

甲：那就更倒了霉，強盜多，綁票多，“剝豬襠”的多。

乙：我……我坐車。不走啦！

甲：車上扒手多，車外“拋頂宮”的多。

乙：這“拋頂宮”是什麼？

甲：搶帽子。

乙：那末，我……我睡覺。

甲：啊呀！那就更多啦！

乙：多什麼呀？

甲：蚊子多，老鼠多，臭蟲多。

乙：有這麼多呀！

甲：還多吶！反動統治時期還有賭台多，騙子多，流氓阿飛多，
就是你坐在家里也有事。

乙：什麼呀？

甲：敲竹杠的人多！

乙：唉呀！

甲：解放以後，妓女、賭台、綁票、“剝豬襠”全部消滅；還有那
除七害運動聲勢浩大，老鼠、蚊子、血吸蟲也將徹底消滅。
這不是事實嗎？

乙：對。那從少到多呢？

甲：你這還不知道啊！例子說不完：你看上海長壽橋，鐵路旱
橋，一座座新橋從少到多。機器製造，化學肥料，一座座新

建工厂从少到多。交通南北縱橫，陸海四通八達，鐵路輪船从少到多。开动腦筋找竅門，新產品从少到多。生產提高，生活改善，劳动人民銀行里的存款从少到多。就說那電話吧！也是从少到多，如今多方便啊！公用電話傳呼電話到处都有，你打電話，才收費五分，傳呼三分；自从電話改成六字號碼，無論你打市区、郊区，南区、北区，只須一次撥完，既方便，又便宜……

乙：（打甲）你这是做广告啊！

甲：說順嘴啦！这些都是我逛馬路所看到和想到的，你說我无聊嗎？你为谁可惜？跟誰遺憾哪？

乙：我……我跟我自己遺憾啊！

甲：你遺憾什么呀？

乙：我遺憾我自己沒你看得那么深，那么远。我剛才說錯了，还不行嗎？

甲：你錯什么呀？

乙：我不該說你逛馬路是无聊，行了吧？

甲：照你这么說，我在馬路上看看人还是无聊的罗！

乙：这个……看人……哈，我認為是无聊！人嘛！兩個眼睛一張嘴，有什么可看的，还不都跟我一个样。

甲：跟你一个样？啊哈！呀！呀！呸！

乙：唷！我碰上黃天霸啦！

甲：古人說得好：人为万物之灵，沒人，世界上的一切誰來創造？看你長得五官端正，相貌堂堂，那知道是綉花枕头一包草。

乙：好哇！我剛才說的一套被他用上啦！

甲：想当初，1925年五卅运动，日寇槍殺工人領袖顧正紅，全市人民憤怒，在共產党領導下，發動罢工、罢課、罢市的三

罢运动，影响了省港二十五万人大罢工。1927年，三次武装起义，打败军阀，吓得帝国主义心驚胆寒，这就是上海工人階級的光荣傳統，这是无聊嗎？

乙：这……这不是无聊。

甲：1927年，蔣介石叛变，革命遭到灾难，多少烈士牺牲在屠刀下边。1939年，英勇抗战。1946年国民党發動內战，上海人民掀起了“三反”运动。

乙：等等！“三反”运动是解放以后的事，你把日子搞錯了。

甲：錯不了，此“三反”非那“三反”。我說的是反飢餓，反迫害，反內战的“三反”运动。配合解放軍，解放了大上海，这就是上海人民的斗争傳統，这是无聊嗎？

乙：这……你就饒了我吧！

甲：解放后，工人当家，覺悟提高，生產搞得好。不信，听我說：錢芳娣四十个月不出一匹次布；盛利的高速切削法新記錄不断的提高。他們也是兩個眼睛一張嘴，你比得了他們嗎？

乙：我……我比不了。

甲：你憑什么說我无聊？跟我遺憾哪？

乙：你就饒了我這一遭吧！

甲：誰是綉花枕头一包草哇？

乙：是……是我。好了，好了！大人不記小人过。

甲：你比不了他們，你就能比得了我嗎？

乙：你又怎么啦？

甲：我也是个創造先進工作法的人啊！

乙：你創造什么先進工作法呀？

甲：剛才說的三宮六院，四場七池十一团，一百零八個院，这些数字就是我用快速記数法一个一个数下來的。

乙：噲！說了半天，一个一个数下來，那誰不会啊？

甲：你会啊？那給你一个小时你去数。

乙：一个小时？那么多劇場，那么多地方，坐飛機也不行啊？

甲：这不就是了，用我这个先進工作法，半个小时不到就够了。

乙：你告訴我，那是怎么数的？

甲：我在電話簿上数的。

“文明世界”

甲：一样兒菜百样兒做法，一样兒話百样兒說法。

乙：对。

甲：走江湖的說黑話，外場人說漂亮話，实心眼兒的大石人說的是老實話，右派分子是說盡鬼話，那美帝國主義說的盡是狗言狗語，他为狗說話。

乙：他为狗說什么話？

甲：你不是知道苏联發射了第二顆人造衛星嗎？

乙：是呀！

甲：那上面不是有条小狗嗎？

乙：不錯。名字叫萊伊卡，萊伊卡好福氣，第一个飛上了天，人人为它高兴！

甲：嘿，你呀！真是不了解情况，可知道美國華爾街的先士、小姐們正为它伤心哪！

乙：为它伤心？

甲：萊伊卡到了天上回不來呀！

乙：回不來又怎么啦？这是为了科学事業！为它伤什么心呀？

甲：是呀！先前我也有点兒納悶，后來一想啊！明白啦！

乙：为什么伤心呀？

甲：敢情他們有点兒親戚关系。

乙：喔！对了。可能他們是表親……沒这个事，萊伊卡是条小